

# 達蘭薩拉行

釋見豪

2006年5月19日，與悟師父、恆清法師一行三人，啟程飛往印度達蘭薩拉，參加藏系比丘尼受戒傳承會議。印度與西藏有何關係呢？為何跑到印度去開有關西藏比丘尼的會議呢？

## 緣起

佛教從印度到中國，然後從中國傳到西藏，而形成別於其他佛教傳統的西藏佛教。由於政治因素，1959年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被迫逃離西藏，1960年，印度以達蘭薩拉作為西藏流亡政府的所在地。在安頓西藏人的身心後，達賴喇嘛與西藏比丘於世界各地弘法，使得藏傳佛教於西方國家迅速弘傳。逐漸地，很多西方女眾依西藏佛教出家修行。

藏傳佛教傳承的歷史，沒有為女眾授戒為比丘尼。儘管如此，近年來，漸漸有西方藏傳尼師到台灣、韓國等國家求受比丘尼戒。在民主開放環境下成長、接受高等教育的西方藏傳比丘尼們，相當重視西藏尼眾出家後的處境。她們也意識到為藏傳尼眾爭取西藏傳承比丘尼戒的使命，多方收集佛教聖典裡的相關資料，以支持比丘尼戒法傳承的成立。

藏傳比丘尼的傳承問題也受到達賴喇嘛的關心與重視，相關單位曾多次到台灣與戒律專家討論這方面的問題，但每次都是雷聲大雨點小，毫無結果與進展。這次在達賴喇嘛的指示下再度召開會議討論，而且議題很明確地提出三個具體方案，彷彿從中看到一線曙光，所

以，2006年5月19日，三個年齡加起來超過百七的台灣比丘尼，就一起遠征達蘭薩拉，參加西藏比丘尼受戒傳承會議去了。

## 遙遠的達蘭薩拉

約十個鐘頭的冗長飛行，我們逐著月光來到印度。走出新德里海關，我們很快地從接機的人潮中找到旅館派來的司機。還沒時間看清機場的模樣，我們就被塞進一部小車子裡。

在沒有分隔線的馬路上，車子一路隨著喇叭聲狂飆。45分鐘後，我們到了另一個城鎮，下榻在一家藏人經營的旅舍，此時已是台灣時間凌晨二時半了。見到大大小小蟑螂四處爬，司機仍對著我們說：「Nice room。」是啊！沒有露宿街頭已經很幸運了，剛剛還看到有人全身裹著布躺在路邊睡覺。想想那些人，有蟑螂相伴的房間，已沒有什麼可抱怨的了。

目的地「達蘭薩拉」還遠在五百公里外呢！此趟需要12小時的車程，司機為了趕時間，沿路飆車、超車、按喇叭，幾次與迎面而來的車子差點相撞，險象環生。達蘭薩拉的房子皆依山而建，街道都是坡路，身處其中要專心地避車、避人群，還要避動物，往往忘了抬頭欣賞遠方那靜謐的喜馬拉雅山。我們在一陣滂沱大雨後來到了達蘭薩拉，很不幸地，司機弄錯了旅館。一路帶著行李，在泥濘不堪、充滿石塊的坡路上尋找旅館，真是辛苦了正在膝痛，不良於行的師父。

在達蘭薩拉的第一天早上，我們終於聯絡到另一位與會的德籍比丘尼 Jampa。她曾於達蘭薩拉住過一段時間，懂得藏語，又有一部租來的休旅車，她真是我們的救星啊！師父原本只能氣噓噓地在旅館附近走走，然後回到住處按摩那腫脹的雙腳，而 Jampa 的休旅車帶

我們從上達蘭薩拉區到下達蘭薩拉區，參訪了兩個藏傳尼師的修院——Jamyang Choling 與 Dolma Ling。前者是由美籍比丘尼 Lekshe Tsomo 創立，後者是由達賴喇嘛的弟媳所創。兩個尼修院在國外基金的贊助下，皆已具規模，對於尼師們而言，身安頓後才可能有進一步的學習。

## 第一天失焦的會議

會議當天的開幕典禮，達賴喇嘛也現身參加了。我拿著相機不停地拍著，似乎沒有多拍幾張照，不足以證明自己真的親見到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呢！典禮結束，達賴喇嘛離開會場前，還特地問候台灣的三人代表。負責攝影的我，緊抓著鏡頭拍攝這歷史性的一刻，沒想到達賴喇嘛也伸過手來要跟我握手，真是措手不及，卻也見識到達賴喇嘛的親切與平易近人。

下午1點會議開始，全場以藏語發表討論，我們得透過中文或英文的翻譯才得以了解。師父參與會議後說，儘管達賴喇嘛有心透過開會來討論藏傳比丘尼受戒傳承的可能性，但是藏傳比丘們似乎一直無法切入主題。下午的會議就在各說各話下結束。



◎西方藏傳尼師透過翻譯以了解跟她們息息相關的會議討論。（照片提供：伽耶山基金會）

## 點破藏傳比丘們的盤算

此次會議議程提了三個可行的受戒方式，三個方案中，「單由藏傳比丘為尼師們授戒」是最簡單的方式；「由藏傳比丘與漢傳比丘尼二部僧傳授戒法」雖牽涉到不同的傳統，但是可能較圓滿些；最後，「由漢傳比丘與比丘尼為藏傳尼師授戒」。瞥見第三方案，我們心想藏傳比丘怎有可能接受尼師，由其他傳統的比丘與比丘尼來授戒。

結果，與會的藏傳比丘竟然多數，幾近全數同意，藏傳尼師到其他傳統去受戒。這是預定討論的三個主題之外，又臨時列出的第四個主題。其實，這個方法也無可厚非，因為目前錫蘭佛教就是依此方式，恢復其傳統的比丘尼僧團。重點是，當錫蘭尼師到漢系傳統受了比丘尼戒後，回到她們的國家，比丘們會再為她們授一次戒。這作法的實質意義表示：比丘們接受了她們成為比丘尼的身分。但藏傳比丘願意嗎？恆清法師於會議中直接點出藏傳比丘同意此作法，其背後是一陷阱。他們認為去漢系傳統受比丘尼戒是個人的行為，他們不管也不接受。如此一來，表面雖是有個方法去受戒，實質上，過去或未來受過比丘尼戒的女眾，仍不被納入藏傳僧團組織的一份子。

## 縮水的會議

會議討論一直不是很樂觀，但總還有最後一天討論的機會，大家互相打氣安慰。沒想到第三天早上，會議才開始，不久就宣布要照全體照，且邀請與會者下午三時半再回到議場，原本排滿的議程就縮水了。聽說這段空檔是比丘們要自己討論、表決結果。看來還是要由比丘們的 Yes、No 來決定尼師的未來了。

下午原本到六點結束的會議，就在大寶法王噶瑪巴與桑東仁波切




的簡短話語後結束。對於會議戛然而止，令在場與會者錯愕不已。之後的茶會時間，成會議的變相延續，大家爭相打聽，到底剛剛說了什麼，似乎連當地的藏傳尼師，也產生了解上的困難。看來晚上七點的閉幕餐會，應該是藏傳比丘的慶功宴吧！因為他們再一次掌握、決定了尼師們的未來。

## 後記

師父說，世界注意到台灣的「比丘尼」的角色與身分存在，來自於台灣比丘尼的奮鬥。比丘尼在台灣獨立、自主、自信、活躍與具影響力的形象，讓台灣被其他傳統的出家女眾，視為比丘尼的天堂。

多少年來，有心人士一直致力於南傳、藏傳比丘尼僧團的恢復與建立。近年來，例如斯里蘭卡的尼眾先到其他傳統受比丘尼戒，回到斯里蘭卡後，比丘們再為她們授一次戒。繁複的儀式所代表的實質意義在於：比丘們接受了比丘尼的身分。那麼，藏傳的比丘尼僧團又該如何產生呢？似乎，已經不是可不可以、能不能的問題了。再下去恐怕就不知所云了。藏傳出家的尼師們，與其等待比丘點頭，不如自己到其他傳統受戒去。自己認同自己、肯定自己，透過經律教的深入，機緣教化，建立自己外弘佛法的影響力。

## 讓自己站起來！

當能站立時，就毋需再去尋找立足的地板了。 



◎比丘們的決定又掌握了藏傳尼眾的未來。（照片提供：伽耶山基金會）